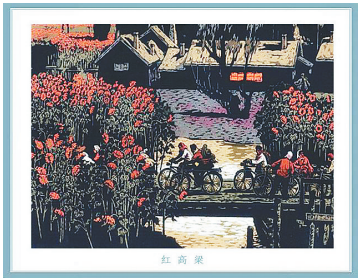


轻叩名门 刘定邦
吹尽寒沙始到金



张祯麒画作《红高粱》

张祯麒是我国著名的版画家，是上世纪60年代初在北方崛起的“北大荒版画”开拓者之一，海南海口市人。

2021年4月21日，张祯麒之子张涛来舍下找版画家杜鸿年的资料，顺便送我一本《张祯麒日记》。聊天中我才得知张老已于2020年11月24日因病辞世，享年86岁。

缘于对版画的痴迷，早前在得知张祯麒是海南人，便有一种亲切感。于是在张老从哈尔滨返琼探亲期间，我有幸见了他一面，并邀约张老到家里观看了我收藏的版画资料，相谈甚欢。

张祯麒出生于1934年，在读小学期间，受到语文和美术老师进步思想的熏陶，尝试刻起木刻（版画）。由于勤奋好学，天资聪颖，不少作品为人称道，其中高尔基像被当时《国民日报》采用，小小年纪在当地名声大噪。从那时起，张祯麒对木刻钟爱有加，倾其一生从事自己喜爱的事业，一步步走上了专职画家之路。

在读中学时期，抗美援朝战争爆发，张祯麒将自己心爱的小提琴卖了，用款捐助抗美援朝，体现了他的爱国情怀，因思想进步，他还加入了共青团。初中还未毕业，1951年3月，17岁的张祯麒毅然决然报名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，后被分配到海军第一舰队172舰艇任文书工作。

张祯麒的人生颇多波折。在经受了一些磨难之后，他来到北大荒。看到一堆堆麦垛，像黄色的海洋一望无际时，张祯麒“只感到心胸无比开阔、舒坦，想痛快地呼吸……”

广袤无垠的北大荒唤醒了张祯麒深怀心中的版画情结，激发起了他的创作热情，雨天或假日，不是对景速写就是刻制板画，一发不可收拾，陆续刻出《惊扰》《荒原来客》《晨钟》《林中小憩》《饮》《播》《应战》等具有艺术感染力的板画作品，赞美北大荒，歌颂开发北大荒的英雄们。他的画稿投到《农垦报》和《北大荒文艺》，大部分作品被采用。

“千淘万漉虽辛苦，吹尽‘寒’沙始到金”，人才不会被埋没。1959年9月底，张祯麒调入《北大荒画报社》。从此，进入了创作的黄金时期。

1960年底，“北大荒美术作品展”在北京美协美术馆展出，各大报刊纷纷转载，尤其是版画部分；1961年8月“牡丹江垦区版画展”在北京展出，在这两次画展期间，张祯麒应邀为北京人民大会堂黑龙江厅装潢绘制版画。1962年9月初，张祯麒调入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创作室，成为专职画家。

北大荒的荒凉，四季变化的景色，在一批搞艺术的拓荒者眼里，正好用作背景，衬托宏伟壮观的劳动场面，反映创业的艰辛和壮美；他们用油印套色木刻来体现这种大自然与劳动的融合，别具特色，赏心悦目，群众喜爱，专家赞誉，轰动艺坛，饮誉中外。“北大荒版画”从此在中国新兴版画中成为一个别具特色的版画流派，载入中国美术史。张

祯麒是这个版画流派中的代表人物之一。《中国现代版画史》作者李允经评价张祯麒的画作：构图开阔、刀法流畅、形象生动，在色彩富丽和谐方面令人叫绝。

张祯麒是个聪慧的画家，在艺术创作中，对色彩和构图整体的美颇有感悟，情景交融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艺术不宜老实，来自原型，但饱含着自我的强烈感受，大胆想象、发挥、再现，才具有感染力。”张老与同事到非洲采风，对那片热土和当地民俗民情情有独钟，画了大量速写。回国后，这些记录幻化为一幅幅木印套色绚丽多彩的版画，后在扎伊尔和刚果等国家展出，好评如潮。

从1958年到北大荒当农工，到后来来到黑龙江省文联做专职画家，张祯麒没有离开过农业劳动。日记里不少篇幅描写版画创作和劳动之后的疲惫，透过纸张可以闻到他身上的汗味，看得到他一双粗糙的手。然而劳作是乐观的、愉快的，他说：“生活，就应该这样。”

张老一生坎坷却自强不息。虽然硕果累累，享誉中外，但张老谦和朴实，从不以艺术大家自居。他在《哭亡友孙正琢》一文中写道：“人们谈论‘正直’‘诚实’，却很少去掂量它们的分量，更不用说用生命去实践了。有才华的艺术家不乏其人，但兼有正直、诚实人格的艺术家寥寥可数。”他自己就是寥寥可数之中的一位。

如歌行板 田国
红城湖畔

红城湖公园，原本是琼台古城郊外的村庄，也是被称为“海南双壁”的历史名人丘濬和海瑞的出生地。史料记载，明洪武十六年（1383年），海瑞曾祖父海达儿从军来到海南，落籍此处，因村前有塘，故取名“海宅塘村”。也许是塘太小，琼州府志中没有该塘的详细描述，但在海氏族谱和介绍海瑞故居的资料中有零星记载。《粤东正气——海瑞》中这样描述：“大约在元末明初，从城（府城）北门向西北一华里的地方，有上百户人家择地构屋，慢慢地形成了一处村庄。这个村落最初叫什么名字，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历史的记忆，有的说叫下田村，有的叫海宅塘村，有的叫朱橘里……”这里所说的下田村、海宅塘村、朱橘里，据现代史学家考证，就是现在的府城金花村，也就是今天红城湖所在的位置，海瑞故居遗址便是最好的佐证。

明代著名的政治家、经济学家和文学家，海南四大才子之一的丘濬，曾在京都广成殿席上赋诗一首《下田村》，其中就有“有人问我家何处，朱橘金花满下田”这样赞美家乡的优美诗句。明代名臣，有“南包公”“海青天”美誉的海瑞，年轻时与丘濬的曾孙丘郊过往甚密，写下了流传颇广的《乐耕亭》：“源头活水溢平川，桃花花香总自然。海上疑成真世界，人间谁信不神仙？棋惊宿鸟摇深竹，歌遏行云入九天。良会莫教轻住别，每逢流水惜芳年。”可以想象，当年乡村的田园风光是何等美不胜收，令人向往。

上世纪60年代，古时才子文人笔下如画的金花村已有了很大的变化，当年的府城公社改名为红城公社，池塘也因此得名“红城湖”。

1999年，原琼山市开展了大规模整治红城湖行动。2020年1月20日，红城湖公园全面开园。

我的新居，就坐落在红城湖附近。改造后的海口红城湖公园，如脱胎换骨一般，惊艳四方。

清晨的红城湖清新怡人，生机盎然。缕缕阳光穿过轻纱般的薄雾，懒洋洋地轻抚着湖区。湖面上波光粼粼，折射出无数的亮点，鱼儿冷不丁蹿出水面，溅起点点水花，一圈圈水纹荡漾开去。南北两岸上百

颗椰子树，木棉树、凤凰木、大榕树穿插其间，蓝天白云倒映湖中，椰林婆娑更显水清岸绿。近看花草，花瓣儿上滚动着晶莹透亮的露珠，摇摇欲坠。深吸一口气，唇齿间带出草香馨甜。

傍晚的红城湖恬静幽美，心旷神怡。卸下一天疲惫的人们，在湖光水色的滨水栈道上轻松漫步，情侣们手牵着手慢悠悠地走着，时而耳语时而掩面轻笑；有刚下了课结伴路过的学生们，边走边嬉笑推搡着；南岸的儿童娱乐天地里，孩童们在妈妈的照看下，挖沙子、堆城堡、滑滑梯，玩得不亦乐乎；推着婴儿车的宝妈，牵着乖顺小狗散步的男主，来这里几乎成为他们每日的必修课。

正是鸟儿归巢的时候，远远就能听见树丛里喳喳不止，偶尔还有鸟儿在湖心上穿梭飞翔。不时有人驻足停留在湖前花侧，摆出各种姿势拍照留影。夕阳西下，余辉洒在湖面、花草和过往的行人身上，一切都晕染上了一层柔亮的金色。人与自然和谐相融，成为城市间一道美丽的风景线。

夜晚，红城湖边的人是你想不到的多，摩肩接踵，热闹不已。歌舞升平，喧闹与恬静和谐的交织在一起；灯火辉煌，舒缓与愉悦混迹不息的烟火气。这就是白昼和夜幕下的红城湖公园。

夜读小札 罗伶
让灵魂与世界对白



拿到你散文集《那些漫过脚踝的水》的那个清晨，我无法掩饰我的迫不及待，焚香更衣，到门口迎接这份早安礼物，阳光于是再一次跳起舞来。

这是你的第五本书，书名仍是那么诗意。我听着你“独白式的低诉，与花、与风、与诗、与自己”，我也因此听到了内心的安宁。真好，什么都变了，又什么都没变。写字的人仍在写字，读书的人仍在读书，总有人知道如何持守恒永的仪式，用于抵御这世间的幻变。

一如你，无论四季如何更迭，时光如何流转，仍是那个目光清澈，笑容灿烂，用情纯粹的淡然女子。你的文字，只关乎世间一切美好，无需刻意深邃，淡淡几笔，便能将我的目光从一切残垣断壁中带离，找到与世界和解的路径。

你说，“这么多年了，我定格在我的时代，缓缓地诉说着自己，成了一种习惯”。是的，这么多年了，我读你，读纯净的灵魂与这世界的对白，也早已成了一种习惯。

始终抹不掉的仍是那个盛夏午后，空气中弥漫着苦楝花诡谲的香气，我举着拨号式电话的听筒说，“你好，麻烦帮我接北京军艺！”电话那头你说，“好的，请稍等。”后来，你和整个话务班的小姐姐们成了我那个漫长夏天传递思念的依赖。那时你一身戎装，剪着齐眉刘海，扑闪闪的眼睛笑起来如两道弯月。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，我们一起读顾城、舒婷、北岛和杨炼，交换彼此的小诗，构筑梦想的蓝屋子，我们沉迷在诗歌的世界里，简单快乐着，一如两片初长的嫩叶。

后来，你退伍了。我用双卡录音机为你录制了一盒配乐诗朗诵卡带，当作赠别礼物。我的诗，我的声音，我精心挑选的音

乐，我想让你记住那些美好的岁月。好多年了，我仍记得离别时，你含着泪的眼和看到录音带时惊喜灿烂的脸。

而今，我们不再年少，你的文字也不再仅限于诗歌的轻灵。你已学会在“现实与虚幻的恍惚”中去捕捉触动内心的气息，学会在“海水好冷，但风里有花”的虚妄中去安抚失落的情绪，更学会在“且行且吟”的漫游中，去聆听自己“抵达梦想时的心跳”。我从你的散文、游记、影评里，从你青春迷惘的思考及成长的领悟中，读到了不一样的你——隐忍、伤痛、豁达、包容。

我窥见了你的另一面。哦，原来你的敏感细腻与倔强不羁，始终都在灵魂深处缠绕交错着，只是，你善于一带而过用温和的文字掩饰。但我懂你，《心轻了》《他们并不孤单》《历经怎样的前世才会有这样的深情》……这些疼痛的文字总在静的夜，让我的心如电击一样震颤，我常常因此放下茶盏，不由自主而斟上一杯威士忌。

其实，你的文字又何尝不是亦茶亦酒，清雅、浓烈。我多么希望它们能被更多的人看见，被更多人读懂、感受并爱着。

感谢上苍厚爱，阔别多年后，你又回来了，而我依旧在这面目全非的城，再度被你柔软如初的文字抚慰，便有了恰如其分的好。

所幸，我们依然写着、爱着，依然热烈。如你所言，“这世界有太多太多的不可以，但是，爱可以。”是的，我在你的文字里看见了爱，人间的美。

似乎，一切都没有改变，我仍喜爱，目光轻触，你娓娓道来。

文化评弹 紫瞳
寂寞的戏曲

看似热闹的戏剧其实是内心深深的寂寞。

唢呐、大鼓、铜锣、拍板、二胡，这些民间乐器无一不是闹腾的。唢呐发音高亢嘹亮，大鼓敲打起来节奏明快沉稳、铿锵有力、声音雄浑，势如江河奔腾、春雷翻滚，让人在这种激越闹腾的音乐氛围中消除倦意。

小时候，村里谁家喜事，就在村里割了麦的空地上放电影，《卷席筒》《花为媒》《女驸马》等等。小孩子也搬了小凳子随大人去看。唱的什么一句听不懂，到处嬉戏打闹。到最后，人越来越少了，越来越安静，小孩子玩累了趴在大人怀里睡着了。醒来后，看见满天的星星，场子里已经没多少人了，却总有几个年老的人孤单静默地看着。

那一年，去洛阳看牡丹，假日游人多，很晚才在一个小镇上找到了休息的地方。只知道旅馆的隔壁是一家养老院。夜晚很安静，并没有听见人声嘈杂，连灯光都少见，到处黑灯瞎火，有些月黑风高的感觉。

第二天一早，天空似乎还没有完全睁开眼晴，一幅睡眼朦胧的样子。月亮在天边伸了个懒腰，就悄悄地溜下去了。

这是一个美丽而安静的早上，窗外响起节奏欢快的戏曲，养老院的院子中，有几个早起的老人，坐在轮椅上，怀里抱着一个红色的小收音机。

早餐后，随便在小街上看，到处都充斥着这种戏曲的声音。开三轮车的，卖早点的，摆小摊的。街角晒太阳的老人。没有哪一个地方的人比河南人更爱自己的家乡戏了。

有些东西就是命中注定的喜欢，比如河南人爱河南戏。喜欢就是喜欢，就好像半生都在寻找的爱人，找到了，哦，原来你也在这里。